

郑献甫
诗选注

刘映华 注

广西教育出版社



郑献甫诗选注

刘映华选注

郑献甫诗选注

刘映华选注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七一路7号)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9.75 印张 149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35-0382-4/G·319

定价：4.90 元

前 言

郑献甫(1801—1872年)原名存纪,字献甫,避咸丰(爱新觉罗·奕訢)讳,以字行,别字小谷,自号识字耕田夫,又号白石。先世本北直隶州人,明末始迁象州(今广西象州县)白石村定居。

郑献甫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入州学,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中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成进士,官刑部主事,十四个月之后,以亲老乞养为由,辞官而归。一年以后父亲母亲相继去世,从此遂不出仕,乡居教授、著书以终其生。他一生著述较丰。经学有《四书翼注论文》十二卷,《愚一录》十二卷。文集有《补学轩文集》散体四卷,骈体二卷。《续刻补学轩文集》散体四卷,骈体二卷,《补学轩文集外编》四卷。诗集则主要有《鸿爪集》三卷,《鸡吟集》四卷,《鹤唳集》四卷,《鸡尾集》六卷,《鸥闲集》六卷。郑氏辞官之后,除了1858—1860年在湖北巡抚伍长华幕中读书而外,一生是在教学中渡过的。他未中进士前于1829年曾在广西雒容设馆教学。1842年之后任广西之德胜书院、庆江书院主讲,1847年后又在桂林任榕湖书院、秀峰书院主讲。1857年郑氏为避太平起义军逃至广东,先后主讲广东顺德之凤山书院,广州之越华书院。1862年回至桂林定居,继续在秀峰书院主讲。之后,曾任象州之象台书院、柳州之柳江书院主讲,1872年,即郑氏逝世之前,又任桂林孝廉书院主讲,最后即死于该书院,年七十一岁。

郑献甫自从1825年中举之后到1835年止,前后用了十年时间,曾四次入都考进士,以猎取功名。一旦考取进士,立即得了

京官，做了刑部主事，但他在任只十四个月，即辞官不做。他做官的时间十分短暂。其间又无波折。辞官不做到底为了什么？弄清这个问题，对了解郑氏之为人处世及思想脉络，对研究他的作品来说都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考进士和辞官都是为了养亲。1835年，他有一首《口占》：“少年思养亲。求官别闾中。中年思养亲，弃官供菽水。”我们知道，当时他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是教授乡里的诸生，家里只有几亩薄田。郑献甫于1829年第一次春闱败北之后，曾感叹说：“龙飞妄想当烧尾，鲤化谁知尚暴鳃。”（《出都》）但他不灰心。决心要跳过龙门。这时他由人说项，不远数千里到江西婺源去过了笔墨生涯。他在《侨居婺源已经一岁回数游迹交集百端率成一百韵寄舍弟宜甫》诗中说：“行矣七千里，飘然十二州。”

“作客随朱邑，贪赢负少游。”他对笔墨生涯不感兴趣。“闲心聊戏墨，餘事助谈优。”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除了要筹集第二次赴京考试的费用而外，看来他还要负担他弟弟的费用。他说：“我方歌有裕，子亦俾无诟。”1829年，他第二次进京考试又失败，回家之后，又到离家两百里之处的雒容设馆教学，为谋生而忙碌：“自是谋生谋未定，书声灯影怅如何？”（《岁暮感怀》）应该指出，郑氏一生不爱讲学。他曾说：“其处己也，不好讲学而好读书。”（《识字耕田夫别传》）但他辞官不做之后的长长岁月，却只能在讲学中消磨过去。这次讲学直到1832年底他要第三次北上考试时才离开。他有《壬辰冬偕别诸子》一诗，他说：“桃李频惊帝里春，林泉休恋洛江滨。软红又踏东华土，惨淡知非末座人。”可是这次又落第而归。

郑氏通过四次上京考试，走遍了祖国南北，最终做了官，阅历既广，感受亦深，胸怀和抱负逐渐有所改变，从而为他逐步厌倦官场生活，打下了思想基础。

首先，官俸微薄，不足以养亲。

第二，过不惯官场生活。当时官场黑暗，吏治腐败。嘉庆朝

吏治败坏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现象，是触目惊心的现实。

郑献甫对其时官场的黑暗腐朽了如指掌，他在诗歌中对最高的统治者皇帝到各级官吏都加以讽谕和揭露。1855年他写《醉钟馗图》：“我闻古呼韩，饮器提骷髏，酒杯亦借名王头；又闻昔龙女，宴客少曲蘖，酒香半是溺人血。残杯收尽缺壶空，今之所饮将毋同？山精水怪及木魅，耳目不到如盲聋。九重醉帝尤缭绕，醉时苦多醒时少。”皇帝是不管事的九重醉帝，下面各级官员除了喝酒、吮吸民脂民膏、对人民敲骨吸髓之外，一无所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幅为官图！他最后喊出：“此辈不除何日了！”郑氏在刑部做官，当时刑部办案就不能秉公而断，重案不敢据实查报，否则就要丢官，甚至遭到不测。郑氏到刑部不久。但已流露出对刑部生活的严重不满，所以下决心离开：“浊酒不成醉，清谈以为雄。试问本分事，耳目如盲聋。既曰尚其志，胡为羁我躬，弃官莫旷官，遥企南飞鸿。”（《杂感》之一）他还有一首《北监有杨叔山所种榆盖三百年物也因作叔山榆歌纪之》。借明朝杨继盛弹劾严嵩父子因遭冤狱，以及杨继盛在狱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事，影射现实的政治生活的腐败和黑暗。

第三，乾嘉以来，大兴文字狱。最高统治者对稍有不满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镇压，株连很广。又严惩官吏，打击朋党，加上官场中互相倾轧，处处险象环生。这是郑献甫辞官不做的主要原因。郑氏晚年在《杂忆平生自为写照》诗中说：“早进幸早退，差免乌台案。”1867年他有一首《览古偶书》：“宦海不乘一叶舟，风波纵恶非吾忧……文人司马及班范，诗人太白偕柳刘。小之窜逐大诛戮，最酷乃有高青邱。”

郑氏刚踏进官场就决定退出官场，去过封建社会末期的隐士生活，决不是偶然的事。1867年，他有《感兴》六首，其一说：“范蠡老作陶朱公，张良老作辟谷翁，与其早退学隐豹，何不高卧称潜龙，无端沼吴灭楚争建功？请问汗青史，何与纯白衷？知几纵

无烹狗累，作梦究与蕉鹿同。何况官职本至庸，失之不必拙，得之不必工。”他回顾及此，私心还不免庆幸。他说：“我生侥幸避覆辙，只因沈滞耕先畴。”当然，要避免官场风浪和文字狱的风险，最彻底的办法是归田，当耕田夫。可是郑氏自号耕田夫，却是“耕田夫特归田人耳，非能荷蓑笠、把犁锄、事疆亩也。”他后来买田百弓，但并不参加劳动。而且，他在辞官之初，就是把归耕当作副业的，他的主要想法还是想过文墨生活。1836年，他有《题家那楼海天阁读书图》一诗：“吾家世多书带草，注礼笺诗忙不了。”就是说想著书立说。他于1867年有《张中丞月卿奏请加卿衔亟驰书止之因拈此解》一诗：“相赏何如不相荐，风流还我一儒生。”可见他是以儒生自居的，但他又有浓厚的老庄思想。其实，当儒生也不一定能够远祸，清廷对待知识分子除了野蛮镇压之外，希望知识分子能埋头于故纸堆中去当钻纸蜂，以便离开政治远一点。他自己说过，他当过官，算不得一个隐士，就算半个吧。这种半官、半隐、半儒、半耕的“四不象”，正好是清廷政治黑暗，官场腐朽的产物，也是清廷对待知识分子实行又镇压又笼络的政策产物。郑献甫的形象是某些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消极避世的形象，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郑献甫决心过隐士或半隐士生活的思想基础是老庄哲学。他有明哲保身，全身远祸的思想。他认为封建统治者难免不对功臣实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政策，即使是开国功臣也往往没有好下场，更不用说身处末世，在政治黑暗的情况下的官场了。他在《春愁曲》中写道：“男子出身始，女子出嫁初，媒约定一言，妍媸成两途。”所以必须择世而仕，择主而从。既然清廷的政治已不可为，就莫如弃官而儒，慎始才能善终。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不为天下式。”郑献甫于1855年在《写意》诗中也说：“为草不为木，风固不能拔；为鼠不为虎，象亦不能杀。身以小自全，势以高相轧。声名位利间，在在宜处末。不争万目

先，庶免众口咥。知白而守黑，老子示吾诀。”在封建时代，往往祸福无端而至，要做到全身远祸也非易事。有时候不退隐要招祸，有时当隐士也会招祸，郑献甫“有大名于当时”，只要他不绝弃名利就有招祸的可能。但看来要他绝弃名利，毁去聪明才智是做不到的。或者说不能彻底做到。所以他说：“名高才大果招忌，造物何苦生其尤？使其长作林下客，齿砺石兮耳枕流。纵教未果乞儿腹，岂必即断将军头？不材木与不鸣雁，自处应法蒙庄周。”（《览古偶书》）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本是庄周的寓言。但要做到材与不材，恐怕庄周也无能为力。1863年，广东巡抚郭嵩焘以郑献甫为“学深养邃，通达治体，素乐高尚”为理由，向皇帝上书，请飭郑氏“赴广东差遣委用。”此时郑氏以年老为辞，向广西巡抚张凯嵩上书，请代辞荐举说：“窃惟献甫，曾忝科名，非处士也，不足当荐辟；曾官刑部，非隐士也，不可冒高尚。……若但闻其老不废书，便云有学，狂不知忌讳，便云通治体，则适为庸人开幸进之门，不独为处士受虚声之累，想亦为大臣所不愿也。”终于没有再当官。不过，郑氏辞去荐举，不愿再回到官场去做官，倒是真心实意的，他以终南捷径为羞，把那些当了隐士，一遇时机又回到官场中的人，看作唐朝的官妓，即使当了女道士以后还想再进官中去邀宠一样可耻。在这一点上他明确地说：自己不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由于郑献甫对清廷所持的是不即不离，若接若离的态度，就使他对最高统治者及其推行的政策，对当时的官场始终抱冷眼旁观和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虽然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这已经是近乎叛逆的思想了。

二

郑献甫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由于阶级的局

限，郑献甫对太平天国革命斗争是敌视的，希望能够早些平息这场斗争，恢复封建秩序。1855年，他写《罪言》六首，集中反映了他对太平起义军起义的看法。他看到了赋税苛重，官吏诛求无厌，是造成起义的原因；他也看到了参加起义的是活不下去的农民，农民起义是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他说：“水旱困天时，诛求迫人治，饥寒起盗贼，问之皆有自。”又说：“豪家积多宝，富贾携重货，慢藏乃海盗，此亦将怨谁？奈何悬磬室，亦责倾筐施！”他警告统治者，如不改弦更张，仍然是豺狼当道的现实，农民终归是要造反的。而且，镇压是无用的。他说：“衣食途穷草窃生。带刀百日自横行。绣衣郡国空持斧，赤子潢池已弄兵。岂有豺狼当大道，竟无蝼蚁聚空城？揭竿斩木真儿戏，只是徒劳细柳营。”但他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骂起义军为盗为贼，是丑类。1852年，太平军围桂林时，他被困城中；1850年和1856年他又两次为义军所俘，在他的眼中义军简直成为擄掠劫财的强盗。然而这两次义军都轻易放他走了。地主的封建统治，在强大的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他感到惶惶不安。他又认为农民起义带有少数民族叛乱的特点和性质。他不主张清廷实行蛮横镇压的屠杀政策，他希望通过招抚来解决这场内乱，象汉代曾招抚南越王一样。他看清了清军缺乏战斗力，只知骚扰平民这一事实。他对地主为了自保而组织起来的团练，以保乡之名，为非作歹，激于言辞，喊出了“兵乃甚于盗”的呼声。他在1856年的《腊日偶吟》中说：“招盗如招虎，势难缚其足，养勇如养鹰，理当饱其肉。民饥且饱士，此计不再卜。无奈三军行，先令一路哭。兵乃甚于盗，军令未敢肃。贼来犹有程，民归已无屋。”他对官兵和团练拉丁摊派，掠夺杀人，冒功请赏的罪恶行径都有所揭露。他也揭露了清廷利用外敌的力量以平息内乱的卖国行径。

郑献甫因避太平军于1857年旧历三月逃出桂林，由平乐逃至封川，再至广州。他到广州后，正碰上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英

法联军侵入广州。郑氏有《丁巳十月十四日夷人入城十六日携家出城纪事一首》，愤怒地斥责了叶名琛昏庸误事：“霹雳雄雷轰不止，袱被老翁惊数起。晓角初停晓日明，红毛鬼子登城矣！旗民踹户呼将军，将军无语惟云云。城人联名扣相国，相国有谋殊默默。城主不拒岛夷船，岛夷遂夺城主权。”其中所谓“将军”、“相国”、“城主”，都是对叶名琛的称呼。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采取不战、不和、不守的政策，不肯抵抗，最后作了俘虏。郑氏认为外国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只是清廷兵备松弛，不设防务，才一蹶不振。他在《岭南感事》之三说：“北络南维静不开，鼓声俄向浙东来。铜船妄驾三山雾，铁罐频轰十月雷。天末有舟浮弱水，海疆无地筑强台。虎跬遥想诸羁客，怒浪惊涛各自哀。”

清廷守土无能，只能割地赔款。郑氏对此感到心惊：“岭表频年未戢兵，海疆近地又扬波。心惊汉代朱崖议，耳熟唐时白著歌。”（《闲吟》）汉元帝议弃朱崖，唐朝除正税之外，又横取于民，谓之白著，用这两个典故来比喻清廷对外割地赔款，转取于民，都是很恰切的。

1860年7月，英法联军入侵天津，清廷派桂良等往议和约。8月，和议破裂。咸丰逃跑。英法联军入据北京，火焚圆明园。郑氏有《题宣和画石玉玲珑残卷》，即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以示愤怒。又写《读史偶感》抒发忧国之思。他在《读史偶感》之四中写道：“虎符龙节日飞行，鹊噪鸦啼苦不明。渐觉东南无半壁，莫夸西北有长城。人言共拟河阳狩，我意方忧海上盟。同列汉唐诸史册，耕田夫愧弃繻生。”咸丰一方面宣喻：“决无北狩之意”，一方面北逃至热河去了，留下恭亲王奕訢与英、法、俄议和，又是签订不平等条约。

咸丰死后，1861年慈禧发动政变。郑氏有《偶感》四首，其一：“羽檄驰前路，牙旗拥上游。云眠一孤客，星动五诸侯。树密纷争鹊，江空淡着鸥。谁能先解此，浩荡付虚舟。”这首诗隐约其

辞，但语意双关，巧妙地讽刺了慈禧在政变中杀死政敌载垣、端华及肃顺等人，由慈安与慈禧垂帘听政，实权落在慈禧手里。并认为政局如此混乱，还是当隐士为妙。

三

郑献甫居广州时与陈澧交最厚。陈澧称郑氏：为文兼才、学、识三长。他说：“君读四部书不知几万卷。宏纲巨目，靡不举也，奇辞隽旨，靡不收也。其考订足以精之，其记足以久之，是曰有学。通汉唐疏注，而碎辞则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谈则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诗文，而模仿沿袭尤深耻而不为也，是曰有识。其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为也，能异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体英英焉，其气磊磊焉，其力转转而不竭焉，是曰有才。”（《补学轩文集序》）陈澧又在《五品卿衔刑部主事象州郑君传》中说：郑氏“生平俭朴无嗜好，唯好读书，终日不释卷，博览强记，《十三经注疏》皆有评点，尤熟诸史。为文章贯串古今，直抒所见，绝去修饰。”可以见其为学著书之概况。郑氏论文，力反门户之见，曾说过：“道无所谓统也，道有统，其始于明人所辑宋五子书乎？文无所谓派也，文有派，其始于明人所选唐宋八家文乎？然皆门户之私也，非心理之公也。”他批评桐城派崇尚古文家数之说：“曰某传之某，某得之某，如道家之有符篆，禅家之有衣钵，世家之有族谱，阅之令人失笑，不惟于体太拘，而于事亦太陋矣。”（《补学轩文集》散体卷二《书茅鹿门八家文抄后》）他在《书吕月沧文集后》中指出：“近世沿古文者皆事瞽说，谓东汉文弊，南宋后无古文，于前明仅一归震川，于本朝独推一方望溪为得文章正统，此乃姚姬传弟子妄为说。”“矜矜然自高，沾沾然自喜，如市中垄断之夫，互相标榜，自相把持，实则便于不学者盗窃模仿，苟以殉名而已。余深鄙其意，故不愿习染其习。”这些见解都是精辟的。

郑献甫论诗反对分唐界宋。清代诗坛，从钱谦益反对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开始，分为尊唐与崇宋两派。郑氏不薄宋诗同样也推崇唐诗。他说：“苏黄独铸伟人词，欧宋先摇大将旗。兼有三长才学识，宋诗何必减唐诗？”（《论诗十六绝句》）所以他认为唐宋诗之争是不必要的：“分唐界宋各护短，党同伐异非求工。”（同上）

郑氏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批判最力，他们主张复古，专门模仿古人而无创新，作诗千篇一律，好象优孟衣冠一样叫人望而生厌。他以为学习古人之诗，贵在独创，推陈出新，不能象丑女效顰一样亦步亦趋：“何李起中兴，复古气益振，王李丁末季，摹古气大驯。割裂天宝字，簸扬颜谢尘……蒙羊以虎皮，其采空玼璣。蕃儿汉言语，优孟相冠巾。千篇用一律，所见皆陈陈……各奋壮士戈，勿效丑女顰。类狗与类鹜，所失则已均。苟非命世才，徒积后来薪。推陈出新处，别有不坏身。”（《读明诗综偶成》）他提出诗歌应有我在，即诗人应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应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他说：“眼前境界有人在，镜里形容无我同。诗列千篇词一律，不知谁是出群雄？”（《论诗十六绝句》）

郑献甫论诗主张诗写性情之说，但他反对赵执信的诗歌必须“温柔敦厚”、“止乎情，发乎礼义”的主张：“愁苦欢娱各性情，温柔敦厚总和平。市人言语贪人志，笑煞怡山索纸行。”（《论诗十六绝句》）他强调所谓写性情就是言必由衷，真性情自然流出，方有好诗。他在《观评杜诗白诗偶拈》中说：“杜公忠爱本小雅，白傅讽喻如国风。彼皆才调足匡世，兼有分谊明匪躬。万里之裘万间厦，大言不作皆由衷……性情流出楮墨外，体格虽异心皆同。贾生痛哭茅屋底，谢翱击石荒山中，不作其人袭其语，狂生未可欺呆童。从来至性具忠孝，各以本色为英雄。杜诗白诗自千古，请君更洗双青瞳。”

郑献甫强调诗人当有诗人的阅历，有这样的阅历才有这样的

怀抱。他说：“夫诗不特当有才情，尚当有学问，并当有阅历。”诗人的语言要求雅正，没有学问是不行的。他在列举许多诗人用语不雅正，都为后人所笑之后说：“其他若公座应酬语，纪室寒暄语，市人醉骂语，学究谈心语，娼妓媚语，村姬絮语，野人谰语，皆不得一涉其笔。如此则语言雅矣。若曰：‘吾贵性灵语’，则上所述，熟非性灵语哉？”（《补学轩文集》散体卷三《答友人论诗书》）

作为一个诗人来说，郑献甫能自成一家。林肇元评他的诗：“其韵清越，其格老苍，要皆出于自然，不事规仿，故能卓然成家，如人之潇洒出尘，不可以世网羁也。”（《续刊补学轩诗集序》）这段话是很对的。一般说来，郑献甫的诗就近体而论，五言较流畅圆转，七言则苍老峭拔。就古体而论则较酣肆雄健。他的诗歌语言往往自然朴质，好用口语白描。但有时过于不加修饰，流于粗疏。他有时又好用典，诸子百家无所不用，特别好搬用史料。他的友人批评过他：“少作虽浅，野花狂叶，甚有生气。近则横使才情，欲逞学问，出语大半须注，陶情淑性，恐有所未然。”（《答友人论诗书》）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他爱用典，有时只讲对仗之工，不求关联照应，颇有堆砌之累。他往往靠博闻强记来使事，因此又往往张冠李戴，错用典故，这些都是弊病。

郑献甫主张诗史有别，他在《鹤唳集》《诗四首为汪美生书素笺》之二中说：“志以诗言，事以史记。奈何诗王，谬称诗史。人各有心，文各有体，以史为诗，翩其反矣。”但郑氏有一些诗偏于议论，也往往以史为诗，缺乏形象性和生动性。

在道光、咸丰两朝的诗坛上，郑献甫不失为一位佼佼者。在诗论上，他颇有独特的见解，然而他的作品却是瑜瑕互见。因此，星移物换，便不免为同治、光绪时期的诗人后来居上了。

目 录

前 言	(1)
-----	-----

鸿 爪 续 集

自湘江至洞庭舟中作	(1)
舟泊芦林	(2)
夜过赤壁	(2)
渡河至卫辉道中作	(2)
斗沟见春柳	(3)
出 都	(4)
岱 庙	(4)
登岱未极同人促归书此以志败意	(5)
扬州杂咏(二首)	(6)
隋宫行	(17)
虎嘤夜泊	(10)
泛舟西湖偶成	(10)
鄂王坟下作	(11)
子陵钓台	(12)
秋 阴	(13)
九日书感	(13)
秋怀杂述	(14)
渡鄱阳湖作	(15)
吉安道中望文山故里	(16)
章贡江中偶成(二首)	(17)
南 安	(18)

过大庾岭	(19)
羊城杂咏	(20)
丁亥除夕到家	(21)
戊子初秋舍弟宜甫乡试偕至桂林舟泊理定峡同作	(21)
全州舟中夜坐	(22)
游浯溪读摩崖碑	(22)
湘江观鸬鹚打鱼歌	(25)
湘阴晚泊	(26)
大梁杂感	(27)
朝城晓发	(27)
出都至安阳题旅壁	(28)
舟入洞庭湖笑占	(28)
三闾大夫庙	(29)
临源道中秋兴	(30)
涂次修仁杂咏	(31)
重至龙城感赋	(32)
山居遣兴	(32)
水仙花	(33)
泛舟溪曲偶成	(33)
晓 望	(34)
喜 雨	(34)
友人贻元祐党籍碑书其后	(35)
城南晚步	(37)
辛卯冬大雪	(38)
题桃花扇传奇(二首)	(39)
田家杂兴	(41)
山 村	(41)
叶县玩龙台口号	(42)

读晋书八首(录二)	(4)
-----------------	-------

鴉 吟 集

秋郊马上即景	(43)
杂感(二首)	(46)
初秋陶然亭燕集	(46)
移居北柳巷戏作	(48)
仲冬廿八日西曹值宿	(49)
北监有杨椒山所种榆盖三百年物也因作椒山榆歌 纪之	(50)
出阜城门马上望西山诸胜	(50)
题家那楼海天阁读书图	(52)
丙申八月出都四首寄曾芷潭编修(录一)	(53)
平原颜鲁公祠堂	(54)
辛丑人日武昌幕府送实生师罢归金陵	(55)
登黄鹤楼	(56)
武昌杂咏	(57)
舟中寄内	(59)
游赤壁	(60)
宿黄州	(63)
登琵琶亭时将与实生师分棹	(63)
湖中见雁	(64)
湖中望匡庐偶成	(64)
陶靖节故里	(65)
南康道中夜泊	(66)
章江雨中望匡庐	(67)
豫章杂感	(67)
重登滕王阁题壁	(68)

春愁曲·····	(69)
周公瑾墓·····	(70)
峡江县·····	(71)
泰和道中·····	(72)
万安县·····	(72)
黄公滩·····	(73)
舟出十八滩喜赋·····	(73)
赣江两岸山势奇绝喜赋·····	(74)
柳絮八首(录二)·····	(75)
南康县·····	(76)
度大庾岭·····	(76)
岭南感事(二首)·····	(77)
清明日舟次羊城追念前游偶作·····	(79)
苍梧县·····	(79)
论诗述意示学子·····	(80)
田园游眺偶成(二首)·····	(82)
寄怀伍实生先生·····	(82)
早发·····	(83)
龙江以上滩声石色迥异常畦率成数韵纪之(二首)·····	(83)
柳江别李秋航舟次却寄·····	(85)
谒黄山谷祠·····	(86)
夜读李长吉歌·····	(88)
城西晚眺·····	(90)
织锦女·····	(91)
九日宴集偶感·····	(92)
宜州怀古·····	(92)
昭 君·····	(93)
文 君·····	(94)